**society/社会(Shè Huì)**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Final Remarks | LAU Kinchi, HUANG Ping, Matthias Middell | 06 Jun.2022 |

刘&黄：米德尔教授指出“社会”这一概念,在欧洲的语境中既核心也又模糊，并对这一概念四个世纪而来的演变做了极出色的评估。在中国的语境下，这个词同样需要被置于特定的历史和政治时刻。它的外延与内涵，唯有在数个世纪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背景下，才能被充分理解。

在中国，这一概念的丰富性，超过了作为欧洲“Society”一词的对等词“社会”，或超越了现代（意义上）的经济或政治层面的矛盾的相互并列。借助于提及该术语在前现代中国的所包含的特征，我们希望能以此突出社会同文化关系中的伦理道德习俗和规矩。重新审视作为地域和文化意义上所界定的“社会”（即将所有成员归结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）中的，作为其一部分的包容性和认同感，将有助于展现其与现代资本主义和全球化逻辑下的，现代个人主义与原子化的区别，并有助于挽救这一指导社会分工和和谐共生的哲学信条。

为了回应米德尔教授的陈述，我们想强调两点：第一，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关乎社会关系或治理的问题，也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，现代性中对自然的剥削愈加增长（的问题）值得我们关注，正如米德尔教授所引用自马克思的话所说的那样，这是向我们发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警告。这是马克思的一个不常引起人们的注意的面向，但这值得我们仔细研究，鉴于目前的气候崩溃、全球变暖和我们所目睹的福岛等核电站的灾难。其二，虽说社会可能被用来强调团结与包容，但它可能是殖民主义方案中同化与均质化的一种形式，也可能与米德尔教授所强调的分化和分歧相对应。故此，社会显然是一个表示同一性的术语，即在同一共同体或民族国家中的“我们”，（但）也可能被用于他者化，令特定的群体边缘化、从属化或区别对待化。

米德尔：再一次，我们在分析像社会这般宽泛的术语的诸多方面达成了一致（就像对民族这个术语已然达成的一致那样）。这在一方面，反映了我们的观察是以理论传统的知识为根基的，这些（知识）不仅是欧洲的或中国的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国性的、相互关联的和互相交织的。而在另一方面，我们意识到，我们在我们的“社会”中，讨论了我们所同时面临的相似挑战，无论是因气候变化的诸多影响而凸显出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，抑或是社会对来自其它地方，但对我们所在社会的具体状况有所贡献的外国人/新来者/移民的，开放或封闭的问题。发现差异也许是此次研讨会的目的，但最终结论也可以是我们对世界的概念，以及我们所在的社会，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是双方一并去建设的，因为我们从彼此中学习，并现存于欧亚大陆另一端所使用的概念之中。